

胡士弘 著

# 张爱萍在

# 1975

作家出版社



张爱萍

在

1975



胡士弘 著

# 张爱萍在1975

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爱萍在 1975/胡士弘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 
1998. 12

ISBN 7-5063-1601-3

I. 张… II. 胡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现代  
N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8747 号

## 张爱萍在 1975

---

作者: 胡士弘

责任编辑: 袁敏 霍钢

装帧设计: 李颖明

封面摄影: 孟昭瑞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1.5 插页: 2

版次: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601-3/I·1589

定价: 16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60731/36

## 引 言

张爱萍，一九一〇年出生于四川达县。

他少小从党行，仗剑作干城，一生征战未下鞍。

十五岁即投身大革命。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继而转入中国共产党。

在党的旗帜下，他闯白区，走红区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六度负伤，两番入狱。历尽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，饱尝了帝国主义西牢和反动派黑牢的残酷，经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浴血，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，推翻旧制度，消灭反动派，创建新中国，树立了不朽功业！

他前半生挥戈定乾坤，后半生铸剑卫社稷。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聂荣臻的领导下，他下戈壁，走大漠，风餐露宿，宵旰忧勤，督率国防科技大军攻坚克难，所向披靡，成功地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发自行设计制造的火箭的升空、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……等等国防科技领域一系列重大战役，直到因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而一度中断——

张爱萍近影



人生在世，要求得一己的荣华  
富贵并不难，难的是为国家和民族  
有所建树。

—— 张爱萍



<b>第一章</b>	<b>直道不容时</b>	<b>1</b>
<b>第二章</b>	<b>剑折不改刚</b>	<b>12</b>
<b>第三章</b>	<b>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</b>	<b>40</b>
<b>第四章</b>	<b>将军夜点兵</b>	<b>55</b>
<b>第五章</b>	<b>庙算</b>	<b>71</b>
<b>第六章</b>	<b>满目疮痍</b>	<b>91</b>



第七章	细雨润物	116
第八章	严与爱	144
第九章	大匠运斤	155
第十章	力挽狂澜	181
第十一章	一曲洗乾坤	215
第十二章	重上阳关道	236
第十三章	精钢不作钩	258
第十四章	“带着枷锁舞蹈”	274
第十五章	最后的搏击	296
第十六章	扬眉剑出鞘	324

# 第一章 直道不容时

## 1

一九六六年春，北京的春天与往昔一样短暂而燥热。当柳梢新绿、白杨树叶刚刚绽出嫩芽的时候，春日的骄阳便火辣辣地有些逼人了。

这时候你要是有心细细地谛听，那什刹海，护城河，高大的白杨树干，刚刚冰释显得有些湿漉漉的泥土，以至于房舍屋宇，都时不时地在发出细微的噼噼啪啪的响声。那是蛰伏了一冬的万物在萌动，包括善类与丑类，美好的蓓蕾与害人的爬虫……

不过，比起自然界来，其时人类社会的“噼啪”声便要强烈多了。这便是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场锣鼓。

就在京城敲响“文革”锣鼓的当口，张爱萍接到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打来的电话，说要找他谈谈。

陈毅是张爱萍的老上级，也是无话不谈的老知交。

他们相识正好四十年了。那时张爱萍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，而陈毅已经是为众多进步青少年所追随仰慕的革命家了！

“陈代表，给我们一支枪吧！”四十年前的少年张爱萍这样对陈毅说。“我们同狮儿派辩论的时候，他们就拔出枪来威胁我们！太气人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陈毅望着这些勇敢积极的小战友，爽朗地笑了。“你们这些小朋友们哪！他们拔枪威胁，说明你们胜利了嘛！说明真理在你们这一边，他们辩不过了，便只好用武力威胁嘛！同学们，你们干得好！……”

张爱萍是同他的好友张元昌一道去见陈毅的。作为达县学生运动领袖，他和张元昌都是共青团员。

那时候为了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，他们天天跟宣扬“国家至上”、主张强化国家机器，为军阀政权服务的国家主义派（俗称‘狮儿派’）的同学辩论。

陈毅是到驻达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林翼如旅担任党代表来的。

陈毅由于在领导北京“三·一八”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和惨案发生后的勇敢表现，并由于随后在重庆主持过进步报纸《新蜀报》，当时在四川青少年中已经有很大影响。

听说共产党的知名革命家陈毅到达县来了。张爱萍他们闻讯后，便兴冲冲地跑来向他要一支驳壳枪。

结果枪没有要到，但他们要到了比枪更重要的东西。陈毅的一席谈，为他们指点迷津，使他们走上了反对军阀、反对国家主义派进而实现民主革命的正确途径。

从此，张爱萍一直把陈毅看成是自己的革命启蒙师。
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这位大革命时期的十六岁少年，成了陈毅司令员麾下的一员得意战将。从此，两人既是上下级，又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。国内局势的发展

是这么快，快得几乎到了瞬息万变的程度。种种“史无前例”的事情层出不穷，来得很突然乃至至于突兀，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系列的不理解。譬如关于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，关于姚文元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转载与不转载，关于对北京市吴晗、邓拓等人的所谓“三家村”上纲上线的批判，关于“中央文化革命小组”和《二月提纲》的功过是非，等等。

风起于青萍之末。山雨欲来，阴风四起，电闪雷鸣。尽管人们是那么地不理解，但也已经预感到中国的气候要发生变化了。只有张爱萍却似乎浑然不觉。

张爱萍是个实干家。他这个人，平常只埋头干自己的份内事，不喜欢到处打听。他总认为国家党政大事有毛主席党中央操心，自己的责任是一心一意地把党交给的任务干好。

于是与潮流格格不入了。于是便在一次传达“彭真问题”的会议上，一个只要是有点“政治嗅觉”的人都三缄其口的当口，心直口快的张爱萍，对他最为看不惯，而他自己又认为是趋炎附势、落井下石的作为，发了几句议论。

“彭真又不是我们总参的人，说那么多干什么嘛！……”

他当时实在是生气啊！他那是不吐不快啊！他不但当时很生气，如今在陈老总面前也气犹未消。于是未待陈毅开言，便又迫不及待地把这事吐了出来。

## 2

不想陈毅今日正是为这事来找他的。而他自己则“不打自招”了。

陈毅望着这个直性子的老部下不免笑道：

“我晓得你这个人只会搞阳谋，不会搞阴谋的。今天总理

叫我找你，就是为这个事。人家说你反对毛主席呐！”

张爱萍愕然了。在党内的会议上，发了那么几句议论，而且这议论完全是对某个人而发的，根本没有涉及毛主席，就说自己是“反对毛主席”？而且上告到了总理那里。这实在让张爱萍感到太意外了！

和陈毅一样，周恩来也是最早结识因而也是最了解张爱萍那“犟”脾气的人。

他们早就担心这个心直口快的人在未政治风波中的命运了。事实上，在一九六五年底批斗罗瑞卿时，周恩来便已经对他采取了防范和保护措施：命张爱萍到戈壁滩去组织指挥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，避开北京和总部这个权力斗争的漩涡！

然而张爱萍自己却似乎并没有察觉两位前辈的苦心。

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一个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纵横捭阖、叱咤风云的骁将，终于在看不见硝烟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……

当时连善良的陈老总也不曾估计到，这件不足挂齿的小事，竟成了日后残酷迫害张爱萍达六年之久的祸端！

### 3

不过，事情是两方面的。从张爱萍方面说，假如他从此吸取“教训”，也像有些人那样，唯命是从，亦步亦趋，也许会逢凶化吉，遇险呈祥。偏偏张爱萍不是那种人。他是天生的“桀骜不驯”、“周身是刺”。他硬是一个开顶风船的角色！

八月，张爱萍作为党的中央委员，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。

“这次要办三件大事。”毛泽东在会上说。

于是，随着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的公开发

表，人们痛心地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两位中国革命的巨人，人们同样都十分敬仰的领导人矛盾的公开化，斗争的白热化。他们分道扬镳了。

于是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便被撤消了，而林彪却一跃成为党的第一副主席，也是唯一的副主席。

于是，全会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。

随着十一中全会的闭幕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便急剧升温，如火如荼。把那些幼稚而热情的青少年学生们，撩拨得像发了狂一样。把个本来就燥热难挡的京城，烤灼得差不多要熔化了！

尽管张爱萍和大家一样，对接连发生的这一切不理解，但他仍然我行我素，心无旁骛，还是去尽力干好他的份内事。

参加罢中央全会，在张爱萍的工作日程表上，预定是要去济南视察铁道兵、检阅铁道兵舟桥部队在黄河上的架桥演习的。

大热的天，到号称火炉的济南去参加部队的野外作业，又热又累又辛苦，实在不是一件好差事。要是换一个责任心不是很强的人，也许会随便找个借口，比如另有要事或者身体不适之类，把日程取消了。然而，张爱萍是个有超强责任心的人，他当然不会这么干。

临出发那天的清早，红色保密机子的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。

电话里告知：今天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小将，请张爱萍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。

红卫兵，狂热时代的宠儿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小太阳，某些野心家赖以制造个人崇拜、打击政敌的出世金猴！

当时谁都看得出，毛泽东对于红卫兵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啊！与伟大领袖一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这些天之骄子，在当时谁都

认为是政治上最大的恩宠，最高的待遇！有多少人求之而不可得！又有多少人因未被邀请而像预感到末日来临以致抑郁成病啊！

这红机子的电话说明，关于张爱萍的“阳谋”大概已经一笔勾销了。这中间谁知道周恩来和陈毅又做了多少工作呢？！

好了，大事情来了，用不着到济南去晒太阳了。

然而，张爱萍把两个“检阅”比较了一下，居然选择了前者！他觉着同毛主席一起去检阅红卫兵虽然很重要，也很光荣，但两相比较，还是在烈日下艰苦演练的架桥兵更需要来自中央的关怀。而他作为中央军委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参谋长，也更需要到现场去。更何况部队已为此苦练了多时，为在黄河上架桥演习的一切准备工作皆已展开，如若现在临时改变主意，不到现场去，部队对中央领率机关会怎么看？再说，飞往济南的专机已经发动，正在机场等着他呐。权衡再三，张爱萍觉着对他来说，还是代表中央军委领率机关，去检阅验收广大指战员艰苦演练的成果更重要。于是，他便一丝不苟地扣上了曾经缀着上将军衔的军便装的风纪，起程了。

当天安门广场山呼海啸，欢声雷动，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《东方红》的乐曲声中，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；当林彪直着嗓子声嘶力竭地高喊“伟大的领袖、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”；当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如痴如狂半疯半癫热烈狂呼“毛主席万岁，万万岁”之时，一架银燕正载着张爱萍和他的随员风掣电驰般地向济南飞去！

假如张爱萍稍稍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考虑一下，他一定会清醒地发现，那时候任何一个军政要人，失去参加这样一种重要集会的机会，都将会在政治上铸下大错，那是无法用任何实际工作可以弥补得了的。

可悲的是，张爱萍根本就没有从这方面去想！

#### 4

形势急转直下。厄运临头了。

张爱萍带着黄河的泥水和疲惫的身躯回到北京。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已经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团团围困，犹如身陷不明敌情的敌人的包围之中。

令他所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些人都与自己朝夕相处，有的还是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！

好像事先布置过一样，仿佛有“名厨料理”，在国防部大院，在总参谋部大楼，“打倒”、“火烧”、“油余”、“卤煮”张爱萍的大字报，从顶层五楼直挂到一楼，足有五、六千张！

张爱萍迎着大字报走去。既然有那么些大字报“揭发”他，当然是不可不看的。不过大字报实在多。化了整整一天时间，也只看了个大概。

“揭发”他的“罪行”理所当然地从“反对文化大革命”开始。使他吃惊的是，此次济南之行竟也成了“抵制、抗拒、反对文化大革命，反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历史性壮举”的罪行。还有“反对林副主席”，“彭德怀的黑干将”，等等。连在他家抄家时抄来的那张二儿子张胜小时候把他当马骑的照片，也被冠以“修正主义生活方式”的“丑恶嘴脸”贴了出来。

世上竟会有如此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无中生有，捕风捉影的所谓“揭发”！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张爱萍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恣意妄为的所谓“革命”！

他无话可说。他实在是被搅糊涂了。不过他隐隐觉得这大字报的狂潮来势之凶，决非人们自发所能为。



看来，这“群众运动”，倒不如反过来说“运动群众”来得更确切些。

这时候，“造反有理”正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全中国，东西南北，党政军民，无孔不入，无一幸免！

总参原来规定是不准搞“四大”的，但实际上除了没有组织战斗队，一切“造反”的行当都齐了。

眼看着“文革”的淫火进一步弥漫扩张，愈烧愈旺。张爱萍忧心如焚。现在他忧心的倒不是自己，而是党，是国家，是军队，是正在调整中的国防科技事业……

## 5

张爱萍没有为自己担忧，但却有人正在为他担忧。周恩来怕他惹出更大的事来，命他到各国防科技工业部门，去处理部院合并的有关事宜，并且让他以“总理联络员”的身份出现。

这身份看上去似乎有些多余。因为张爱萍本来就身兼三职。他又是分管编制装备的副总参谋长，又是国防科委副主任，还是国防工办副主任。处理“部院合并”，应该说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。然而，周恩来给他这么一个头衔并不是多余的，它折射出当时办事已经很艰难了。而且也透视出周恩来的良苦用心。

“部院合并”，也就是研究院和工业部合并。这是周总理提议，由中央做出的决定。它很符合我国国情和科技工业发展的规律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贯彻执行将近一年来，却遇上了重重阻力。

此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像冲决了堤坝的洪水，滚滚滔滔，泛滥肆虐，横扫一切，到了任何人都难以收拾、也难以预料其发展趋向的程度。